

薛文清公全書

大集

十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送歸州尚司訓序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而覺有先後先覺者以其所覺
覺後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
正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道廢師之所以
覺人人之所以受覺于人或出于異端他岐而不由
于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
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粹然一出于天理民彝

之至正而異端他岐不得以淆其間師道之復育于
是乎在正統元年春 聖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
負其業來試于春官者于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既
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
教官之缺員保寧尚志以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
儒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脩于其行且屬余言以
爲贈余嘗論爲師之道不過以己之所得乎天者以
覺乎人而已得手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
以教子弟舍是無以學御史君嘗稱尚志之爲人資
稟篤而學問正夫質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

不惑乎他岐是可以爲人之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
負于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所
以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子
皆得以啓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覩斯道之光明坦
然率循乎天理民彝之正他日以若輩人備 國家
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于時尚志
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躋于古之爲師者矣慎勿
爲異端他岐所惑哉

竹深處序

杭之土宜竹郡人朱景暉環其室種之幾萬竿冒烟

雨搖星月戛風颼凌霜雪寒暑晦明動息之變千態
萬狀皆因竹以得勝而境益清居益邃忽若不知塵
囂之紛眊也景暉時與一二佳客往其間商確古今
道理誨子孫以孝弟廉恥禮義之行治其家以勤儉
整肅人倫內外之防脫去習俗之浮靡一還古人之
淳朴蓋皆自于竹深處思而得之非若昔人有以放
逸目高者徃徃恣肆于茂密之間或以博奕翫好爲
樂或以酣飲歡呼爲達否則溺意于詞章圖畫字書
技藝之淺事而不知天理人倫之大道甚矣其皆非
中庸之行也是豈景暉之用心哉監察御史謝君衡

景暉友也常造其處而得景暉之議論知其必有可
取者因求文于余遂書此以選之使知所擇焉

贈汪德容致政序

少而仕老而歸此人之所至願也至于歸而又得奉
其親以盡桑榆之樂又豈非人之至願者歟四明汪
德容先生博學者德模範元氏之士子者十餘年士
子賴其道琢造就之益進而登仕版著能聲者累累
焉繼而陞秩 王府教授則又輔翊 世子以正道
官屬咸推稱之今以年至請于朝得致其政而歸監
祭御史曹君習古先生友也來徵文以贈之余謂先

生遭 國家熙洽寧謐崇尚斯文之時而得列清秩
者顯蹟被榮名饗厚福者數十年其于少而仕可謂
盡其道矣逮茲耄老荷 朝廷優渥之恩冠服偉然
去歸故鄉于老而歸又豈非得其義乎先生已白首
而其母夫人年滿八十尚安好無恙今之歸又將具
甘旨節寒溫左右就養怡愉其志欣欣焉愛日之誠
蓋有不能已者其樂又何如耶雖然先生始終一節
得饗全福固爲儒者之至幸然又足以見我 國家
深仁厚澤涵煦之久使凡爲人臣者得以從容遂其
進退之義尚論治平之氣象又當于此而觀之是爲

序

絳州知州王汝績輓詩序

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謂無爲善之實可稱于後世雖聖人猶疾之也然則世有君子雖沒世而猶爲人所思慕詠歎之不已得不謂之賢矣乎金谿王汝績知絳州九年能節儉以自律興學以勸士去弊以養民禱神以弭災與凡政之善者大小具舉故其任滿將去而小民相率連狀欲保留之不可得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不獨惠在絳人者久而不忘及汝績既沒而中外士大夫素與汝績交好以及樂道

人之善者亦皆作爲詩歌以哀述其善行類若古輓
者之辭著于集者凡若干首長篇短製渾厚流麗皆
足以傳世行後使後之人諷諸口而感于心因以得
其實而慕其人則汝績雖沒世而名愈彰者得不亦
有賴于此乎汝績二子政佐皆從余學故余知汝績
尤深旣爲備述其行已爲政之蹟表諸隧道之石又
爲序其詩歌哀輓之意以冠其集之端

送刑部鄭侍郎序

景泰五年夏南京刑部左侍郎鄭景陽以三年秩滿
來朝京師旣而將歸秋官內臺洎大理諸大夫與景

陽厚者咸屬余言以贈之余與景陽爲辛丑同年進士景陽爲給事中余亦遷官御史後景陽陟亞南京秋官余亦出入外臬大理中間契濶者从之前年冬余又承乏南京大理復得與景陽會旦夕過從談經史道舊故惓然無間未幾余復承 召備員于茲而重得與景陽會夫以同登仕三十餘年之離合如此于景陽行烏得無情士大夫雖不有屬固宜有言以爲贈景陽舒人也質貌魁奇性度宏厚少卽聰敏過人其尊府侍郎公知其有立也旣嚴家庭之訓尤擇善師友使從之游以講貫礱磨爲學行己之道治經

之暇尤肆力于史學嘗聽其論旣往年代之久近而
出不窮若崑崙發源而洪流東注也其論前世人品
之邪正而見甚明若巨海涵秋而纖毫畢露也與夫
國統之分合書法之抑揚禮樂刑法天文地理之志
凡史所當載者莫不挈其綱而振其目間出其餘爲
詩章亦清新古雅颯颯乎有作者之遺音景陽以如
是該博之學故自縣庠弟子員發迹擢高料官近侍
貳秋官事業聲譽與時俱流景陽亦榮遇矣哉景陽
初爲右侍郎九年轉爲左侍郎今又三年矣其學行
宦業老成練達允爲時望今又來朝也班行之間咸

推爲偉人碩士而三法從諸大夫尤重景陽之爲人
故于其行皆不能無眷眷之情是不特余與景陽
有同年好也復有論景陽之去者曰方今 聖天子
作新政治以得人爲急而尤重老成若景陽者真其
人也獨不可留以輔理耶余則曰南京爲 國家根
本重地自北視南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
釐尚重其人况南京畿甸以及列郡刑獄之繫皆于
其秋官是詰是治是理庶獄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
而有以培固 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又豈不重且
大邪雖然景陽之在南京也久矣而明刑之績已著

于秋官今兩京大臣更迭任用自其常事他日在廷
列卿大臣或有缺又焉知景陽之不入贊大猷邪余
以諸公之屬既述與景陽有同年之好且備道其學
行宦蹟見重于時而又書此以需其或入贊大猷又
將樹偉績于當時垂聲光于無窮云

廖氏族譜序

自古宗子之法廢而世之人類不知所自來徃徃親
未盡而相視如楚越者有焉故士君子有志于復古
者必脩其族譜紀世次序踈戚使其爲子若孫者得
有所考據而知所自來雖五服之漸窮亦不忘水木

本源之義而親有未盡者益敦其孝敬慈愛之心此族譜之作亦古宗子之遺法而有關於家道人倫爲甚重也大理少卿廖君安止慮家譜之弗脩無以紀世次序疎戚垂子孫而後世慈孝之風薄乃斷自始祖以下至于九世列爲經緯譜而成書尤必冠以處州廖子譜端者所以推原漁梁之廖所自來以其世代寥遠故書之也略而必起自漁梁之廖爲本祖者所以著其世之所自始以聞見所及故書之也詳故卽其始祖以下二世以至九世宗枝聯屬整秩不亂如水之有源而脈絡分明如木之有榦而枝柯散達

雖自親以及踈漸殺而漸薄然其一氣之流貫則不以踈戚而有間使廖氏之後踈而漸殺漸薄者得而觀之尚能邈流知源循末知本而興起其尊祖之心不忘其親親之意况親且厚者乎是則廖氏之門仁孝之風無間于久近而常存者實有賴于斯譜也安止是作實有得于百宗子之遺法而增重于家道人倫之大矣安止爲人坦易寬厚好學不怠自擢進士爲給事爲大理議論獨能識其遠者大者余嘗與之同官知其爲人尤詳安止家譜脩葺旣完書來求爲之序余旣備論其作譜之意于前又附書安止爲人

梗概于末將使其後之人又知安止用心仁且賢而
而或有所景慕觀法而益光大其譜牒益振立其家
聲于久遠云

劉太孺人輓詩序

太孺人姓郭氏諱妙清高祖允明仕元爲總管曾祖
啓誠韜光弗輝祖德仕元爲萬戶父能亦晦跡不仕
比四世皆爲滁人仕者行其義于時處者脩其行于
家皆以積善鍾慶于太孺人故其生而端靜長而柔
婉且閑于女教女儀女事擇所適從遂歸于贈兵科
給事中橘菴先生劉某爲繼室給事先娶李氏生四

子曰安道守道存道全道暨女二人太孺人生子清于時諸子女皆幼太孺人裁節飲食衣服撫育慈愛咸適其均人不見其有絲毫踈數厚薄之異以是太孺人充得善譽于宗族閭里間其後安道守道以醫業將從事于臨朐太孺人謂給事曰君二親皆高年我當留滌以奉事君可自從二子以徃給事以太孺人言爲然遂留太孺人偕餘子于家獨與二子行太孺人竭力孝事舅姑年皆逾八十以天年終凡所以送終棺槨衣衾安厝祭祀之禮靡不周備旣而太孺人乃盡出其所有付存道全道二子曰爾祖妣旣沒

葬已襄事我將往汝父汝輩宜以此勉立生業勿墜
遂赤手携子清至臨漿時臨漿事有異給事已覺其
微太孺人亦勸給事戒其子宜慎靜晦處後竟免大
咎獲戍遼東太孺人隨往戍所凡數年艱厄備嘗而
太孺人所以克相給事教飭諸子治生業處患難莫
不有法故雖在流離窮困中夫婦父子亦相與泰然
安于義分不失其正旣而給事例以年至偕太孺人
携諸子得歸鄉里給事雅知子清器識不凡太孺人
因勸給事遣入滁學從良師友讀經史講道理求所
以脩己治人之術數年清竟以學有成就中鄉舉登

戊辰進士第又以材俊選爲翰林庶吉士授兵部給事中復以智略爲知者推薦內以協贊軍機驅勦寇虜外則參理戎政殄滅叛苗事竣還朝蒙 恩特陞刑部右侍郎時給事沒已久其贈官與太孺人之受封皆以侍郎爲兵科給事中時之秩推恩焉先是侍郎還自貴州道滌奉太孺人來京師就養方且左右承歡日如不及竟以景泰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疾卒于官舍饗年八十有二矣 朝廷旣遣禮官致祭侍郎又將奉其柩返葬于滌之北原朝之士大夫與侍郎交游者咸重太孺人爲女而克著其賢爲母而克

盡其慈爲婦而克盡其孝爲室而克盡其道不惟窮
通一節灼灼在人耳目而又相其君子給事公教子
有立皆荷 國家馳恩有勅命之榮有品秩之貴有
褒祭之典其可謂善始善終者矣旣相與走吊賻祭
又作爲詩章將使輓者歌之以相待即罔極之悲以
發揚太孺人之善于久遠篇什旣多編爲巨帙余遂
序其事于首簡云

送王都御史致政序

右都御史王景暘奉 勅出鎮河南之二三年爲景泰
五年春乃上章引年乞歸 詔允所請遂遙驅請闕

拜恩且行有日矣一時同游法從謂余宜文以道其
行猶記景暘爲秋官時余亦濫職內臺景暘爲山東
憲副余先已承乏食憲而官舍又與景暘爲隣余固
知景暘之爲人久矣厥後余以大理少卿罷歸西河
與陝右相接時景暘又自陝西憲副陞布政使轉副
都御史余亦起家丞大理復與景暘會京師是與景
暘爲交舊矣今景暘以都憲出鎮河南得致政之命
拜恩闕下將去歸其鄉余又適備員大理以數十年
之交游離合固宜有言景暘少以俊拔之才擢高科
躋顯仕清庶獄于秋官振風紀于憲臬以至旬宣之

有惠與今出鎮之有能四十餘年之英聲美蹟固已赫赫在人耳目余皆弗贅獨惟進退乃士君子之大節古固有建豐功偉績于當時而猶或耽嗜榮祿于晚歲不能剛果引退者亦未免爲清議所少景暘乃能以六十之年卽自引去無分毫顧惜其賢固加于人一等矣况我 聖朝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耆艾養恬退立人臣節義之大防者超出千古而景暘乃能欽若 國憲乞老拜息而去其又可謂得人臣之義矣雖然士君子少而進固有爲老而退亦有爲也景暘自筮仕以來敬歷內外事功顯著進而有爲固歷

歷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老其德皆足爲鄉里
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
者有忠貞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爲又有在也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聖天子中興景運文德誕敷之餘卽大詰兵戎分京
師操守之士爲十營營各有督將總其綱協贊貳其
事皆特進之選景泰五年春果敢營協贊員缺詔于
諸將中擇有才略者以充之夏官以山東都指揮僉
事趙弼良佐者累世將家以名上 詔允所請良佐
卽奉命往贊其營之日督將安其賢士卒服其

略營中之事大和其姻友王昌問來求文以序其事
余亦識良佐之父于十年前且知良佐舊矣良佐之
伯祖德勝公佐 太祖高皇帝夢除群雄混一四海
以功封梁國公享祀功臣廟其祖亦以功任都指揮
父任邳州衛指揮陞山東都指揮卒良佐襲授濟寧
衛指揮使後爲知者薦陞前職遂領士卒分番操守
京師良佐雖四世將門生長驕富獨能折節讀書廉
靜少欲自奉如寒士視膏粱子田園之利便財產之
豐殖是務第宅之崇廣衣馬之鮮好是尚洎夫迷心
于珍奇難得之貨溺意于妖詭妨行之物良佐皆能

脫去其好而輕之如鴻毛故才略雖良佐所素習而
立行超卓尤爲士大夫所稱重是以連被薦擢有今
茲協贊之榮駸駸乎重用其可量哉夫今茲之協贊
他日之重用皆將業也世之擇將者類皆以韜略才
勇爲先余獨以仁義爲將之本夫能使士卒親之如
父母授之所往不避水火而無堅不推者仁義結其
心也不然韜略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心何才勇雖長
其如士卒不同力何如此而欲成將業也難矣良佐
能折節讀書儉于私養而脫去膏粱利欲之習庶幾
乎知仁義之道矣能由是深求力行以推之于師律

必思東征之若何而恤其勞苦古人之若何而受命
不問家事若何而庫廩不有餘積若何而分賜不入
私家若何而志滅強寇何以家爲若何與下人同其
甘苦若此之類悉以仁義之心推行之不怠卽自今
茲之協贊他時之重用無徃而不得士卒之親愛如
是而輔之以韜略才勇于以行師也其重如岳峯其
整如列星其疾如颺風之不可遏浩乎如江河之流
行雖甚勅者亦將仆滅之不暇折衝禦侮殄寇安民
隱然爲時望將業由是而可成哉受封當時垂聲竹
帛不惟有以仰荅 聖朝選將錫命之榮抑且有光

于前烈多矣良佐其尚知所本勉于今而需其後是
爲序

贈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序

士君子之所以見重于當時可垂于後世者豈徒以
歷顯職負顯名而得于衆人之所樂得者爲可貴哉
蓋以職雖顯而有能以舉其職名雖顯而有實以稱
其名故其卓越俊偉之事功見重于當時可垂于後
世也苟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爲可貴而無其實
以副之果足以見重于當時可垂于後世乎今太子
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時用自其先大夫歷官大叅

時已自講明聖賢有用之學于家庭其後學益進
益脩才益充遂登庚戌進士高第卽入翰林爲庶吉
士旋任編脩繼陞侍讀在翰林者久之正統十四年
秋超拜刑部侍郎未幾轉戶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復入翰林景泰五年冬仍以太子少師
兼冬官其鄉人之官翰林者合凡交游借來徵言以
爲贈余惟翰林爲近地列卿爲要職少師爲重望今
之顯職顯名孰有過于此者乎迹江公之歷此職而
得此名也其始入翰林綽有著述討論之能聲及超
拜秋官值醜虜入寇 詔公督師近郊以時殄勦公

卽戎服鞭馬赴師籌畫方略而動合機宜號令行陣而應時整肅由是將士莫不出奇奮勇爭先摧陷而醜類夷傷奔北之不暇遂追逐餘寇盡境而還又被璽書行視山右邊關所至措置有方邊備大飭旣還轉職兼官復入翰林公旣居論思之地大能以扶進正人持守正論恢廣正道爲己任旣又奉勅巡輯河南山東兩淮乃退貪猾表循良便民之政莫不脩舉又大發所在儲粟以賑活窮饑招集流散使還其土由是中夏東南方數千里之民莫不欣欣然樂生興事以感 朝廷一視之仁還朝未久遂陞兼今職

而冬官之政又日益脩舉矣以是而觀則公之歷顯
職而得顯名者豈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爲可貴
哉蓋能隨所居而舉其職有其實而稱其名宜其後
偉卓越之事功可重于當時可垂于後世也雖然古
之君子雖有卓越俊偉之事功皆以爲人臣職分所
當爲無一毫之自滿今公旣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
其卓越俊偉之事功殆去古人不遠矣其必皆以爲
職分之當爲旣不自滿又愈勵其能篤其實一念不
忘乎忠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偉績益著于
當時垂光于後世者又可量乎哉是爲序

並蒂蓮詩序

南京兵部尚書南郡張公志忠以書來曰正統戊午
某以監察御史陞行在都察院僉都御史旋奉 勅
澄汰南京各道御史舉職者留鰥官者去遂卽任南
臺以蒞事且奉 勅兼督操兵正統丁卯夏臺前池
荷盛開有並蒂結實者觀者異之明年爲戊辰某朝
京師遂蒙 恩陞右副都御史俾還南臺景泰二年
辛未夏池蓮復有並蒂如前者是年冬復被朝命卽
陞今職忝贊機務某私驗之凡三陞擢皆先有並蒂
蓮之兆意者物與人事或有相應之理乎某旣自職

詩紀其事士大夫之能詩而屬和者甚衆聯爲巨帙
焉某與子爲同年且相好也句一言以序其端且使
某益勉所當爲而答此嘉兆余惟人與天地萬物之
理流通往來初無彼此之間隔故作善降祥如影響
之出于形聲亦無毫髮之差爽是以獲榮名之報者
必有德善之積而致諸物之和物之和兆于先而榮
名隨其後此理之必然也志忠以名進士官御史由
僉都四陞而至兵部尚書位列司馬爲六卿之極品
然其每一陞擢必有嘉蓮之兆豈非以德善之積而
致物和以物和之兆而獲榮名之報乎且志忠敷歷

顯要將四十年既總風紀又職戎政其存心處事一以惠愛爲本嘗議江北軍士越江來操者有資糧乏絕往往私乘小舟渡江以取糧類多遭風濤覆溺而死不若使就操江北既便于糧餉又可以備南京之藩垣且免人于溺死事雖弗克遂行而其籌策之良愛軍之心可知又行其議于南京出官米煮粥以食餓者而所全活甚衆惠雖不及遠施而其恤民之意可推嘗選用帥長有非其人而欲幸得者則執議以謂用此人必害此軍衆莫能奪其議而其人卒不用凡有所論列皆軍民利益事多施行又聞其先在鄉

里能出所有以濟饑民相傳爲故事志忠之大節灼
灼可見者如此其餘小者可知所謂德善之積致物
之和而獲榮名之報夫豈偶然哉雖然古之君子以
盛德而居顯位者德愈盛而心愈下位愈顯而心愈
謙志忠以德善之積而致物和獲榮名固爲可驗尤
望其不以物之和爲可喜而愈脩其德不以位之顯
爲可樂而益勉其謙將見德善之感殆無往而不通
事業之脩又與位而俱盛雖古所謂歸禾之書彝鼎
之銘亦可馴致其榮名偉烈將垂之無窮又豈特此
和于一物位顯于一時而已哉是爲序

送按察使黃公之任序

聖朝內設都察院爲四方之風紀外設按察司爲一方之風紀內外風紀舉得其人百僚以之澄肅庶政以之脩舉而政治隆焉故凡選用其人必于科第有學術時望者以任其職而雜才不得以濫預之至于都憲按察之長又必推老練知大體者爲之而非新學驟進者所得致是以按察使雖爲內臺所轄而實相與爲表裏擇是人而居是職不亦重且難哉景泰六年夏四川按察使缺員詔吏部擇其人以任之吏部遂以廣西道監察御史黃公溥名上 詔允所擇

遂陞前職將行監察御史高明合凡交游來請曰溥
字澄濟江右戈陽名家之子由進士任御史將七年
今茲膺俊擢而有外風紀之重寄求一言以爲贈予
亦素知其賢不辭而爲之言曰外按察司旣爲一方
之風紀庶官之澄肅庶政之脩舉皆係焉澄濟公爲御
若何而盡其職哉然按察御史一職也澄濟公爲御
史獨能知大弊急先務而不掇拾人之小過不毛舉
時之細事其巡歷四方所至能表拔廉良之吏而黜
罷其不職之尤者使人得自新効職而不以察察爲
明與凡利有所當興害有所當去政有關於時者莫

不條陳次第施行之尤能廉公正大自持而爲振舉
風紀之本由是聲稱大著于一時而有今茲之峻陟
今之往也但當充其所以爲御史者以施于川蜀之
間卽一方之庶僚爲之澄肅庶政爲之脩舉聲稱將
日加于前時矣且 聖朝簡用在廷之臣往往于方
面藩臬中有操持有設施有聲蹟者取焉澄濟公乃
篤古好學之君子今之爲按察也固能安于所職而
無幸進之心然將來川蜀之風紀振舉而聲稱日旣
洋溢余恐内外公論自有所歸而入膺重用殆不可
辭又將樹偉烈于當時垂休聲于悠久夫豈止于專

一方而不能或是爲序

慶畱耕張處士壽誕詩序

昆山有處士號畱耕者姓張氏諱稹字廷秀實吳中名家子少能安于恬退治別業于淞南課僮僕耕稼其間暇則賦詩鳴琴以自適澹然與時無競盖有肥遯之趣焉且其資性旣端良明敏又濡其先世積善行義之澤尤能以孝敬之餘推而爲友愛之實廷秀有弟二人曰和曰穆俱有清通溫粹之稟廷秀旣以家庭相傳之教啓發而薰涵之又爲之擇賢師友使從之游以講貫聖賢之學由是和穆兄弟大有進以

明經習舉子業同登乙未進士和又名冠二甲一時
翕然有機雲並譽軾轍齊名之稱旣而和任南京刑
部主事穆任刑部員外郎雖兩京宦迹相望而每念
得以致此成立者皆由其長兄廷秀之賢之教未嘗
不詠兄弟旣翕和樂且耽之詩而馳情于吳中也今
年夏和以考績來會穆于京師連床聚首之際相與
言曰今茲歲在乙亥七月三日實爲長兄之初度春
秋蓋五十矣吾二人者旣限于所職不得連袂接踵
奉觴上壽于家庭中情悵快曷以自宜重念際茲明
盛之世而文運聿昌士大夫之以詩鳴者泯泯乎有

隆古之音誠得其長篇短製聯而爲卷寄爲長兄書
將見諷詠之間金石鏗鏘律呂諧和庶有以慰長兄
之懷而吾二人者亦得少紓馳想之私也乃相與通
求名公之詩歌得若干首旣錄在卷則借來請序其
事于卷端余惟兄弟之友愛乃天理人倫之至但克
知克盡者旣寥寥而又或爲利欲所撓而睽乖焉如
和穆二君子旣不爲利欲所撓而睽乖又克知克盡
不忘其兄之友愛教誨乃能求賢士大夫之詩歌以
爲壽誕之慶其于天理人倫之厚爲何如吾想其兄
廷秀展是卷也誦是詩也益知其二弟雖道里遼遠

而厚于天倫之情則不以遼遠之故而有間殆將
因詩而興起其友愛之心推而爲一鄉一邑之仁愛
矣孔子曰仁者壽廷秀旣篤于仁愛則自厥今五十
之艾等而上之至于耄至于期饗永年之福又可量
乎是爲序

送大理寺李少卿序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蓋以常人之情
交久則敬衰交久而敬不衰所以爲善此晏子所以
見恥于孔子也今南京大理少卿李公在大理時與
余同官者五六年矣交愈久而敬不衰李公不特與

余爲然凡在同官莫不皆然乃今茲有南京大理之行同官諸公皆有戀戀不舍之意且謂余交且久宜有言以道其行夫交友人倫之一而敬則能久推之他事又何往不以敬爲本乎李公由名進士始官廷平歷陞大理寺少卿以學問之淹貫推而爲讞錄之明慎凡事有可者卽行之果而無所疑有不可者必虛心平氣精思審處兼取衆論以求至當之歸蓋皆以敬爲本而不敢易其事也以故忠厚老成明允之譽大彰徹于時考察南京百司之賢否審錄南京法司之繫獄皆重事也而李公特爲 聖天子之所簡

知前後兩奉 勅以往考察既允愜于公論審錄又
克盡乎詳明及歸奏悉蒙 聖天子俞允施行今之
往也其素望已表表在人之耳目吾見其到官也又
能推其平日交友任事之敬必謹必恪必明必允無
一事之少忽行見南京法司以洎東南列郡武衛之
庶獄莫不燭其隱而得其平其老成忠厚明允之譽
又將愈盛于前時他日入躋重用宏大所施者又可
量哉余儕始重李公得交友之敬者乃其善之一端
至推而爲立身行事之顯赫如前云以及將來者則
敬之效殆未可以涯涘窺也是爲序

杜安人輓詩序

安人姓楊氏成都人金堂處士楊湧之女也安人生有貞靜之性工于女事閑于禮教處士尤所鍾愛嘗曰是女也質巧之德特異衆女吾不與凡子必擇才可配者妻之今封刑部主事杜君榮與處士爲邑人時方年少性度溫宏行止端謹雖生于大族富家不爲矜驕俊爽華靡游娛世俗子弟之態在家孝弟恭遜凝然如老成人處士知其爲賢子弟遂以安人適焉安人入主事君之門盤饋而舅姑胥悅在室而娣姒交慶克相主事君孝弟行于家庭行義著于鄉里

而教道及于子孫時主事君二兄早喪安人偕主事君鞠二兄之孤憫愛保養不異己出安人得鄉人之棄女育之長之具裝奩爲擇所歸鄉人不知其爲養子安人生子五人曰勝剛曰勝海曰銘曰勝能曰勝拳而銘少有聰敏警悟之資安人偕主事君旣嚴義方之訓長使爲邑庠弟子員從良師以講貫經史子籍習舉子業遂領鄉薦登乙丑進士高第初授刑部主事今遷郎中階奉議大夫銘方爲主事時得荷朝廷推恩之典安人與主事君皆以子貴授勅命之封冠帶命服具慶在堂光耀里閭人咸羨之景泰

六年銘奉 勅有事貴州便道省二親于家主事君安好康寧而安人病適危殆安人顧銘曰吾與汝睽違幾年且懸隔山河數千里不意垂終而得一見豈非天耶且死生命也母足道汝能孝以事父忠以報國庶以持身公以處事仁以愛民深思吾與汝父教汝成立艱難使無一行忝所生吾雖死亦無憾矣汝勉之安人言訖怡然而逝是年八月十八日饗年七十矣遂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蟠龍山之原於乎安人爲女爲婦爲母柔良慈孝之行皆可法式遂得生有 勅命之封授盡附葬之禮不惟其善名揚

播于川蜀閭里之間雖朝之縉紳士大夫與安人之子銘游者亦皆哀安人之懿行可法而遠爾長逝遂相率作爲詩章使輓者歌之將以發安人之德之行于永久以相銘之哀于罔極篇什旣多萃而爲編予遂述安人之始終大略以冠其端云

送蕭都憲公賜誥序

景泰七年冬僉都御史蕭公以病乞歸行有日刑部大理諸交游謂予宜有言以贈之余猶記往年與蕭公同詔至京師時醜虜假息荒外頗肆鴟張方簡用智謀重臣鎮守城池以彈壓之蕭公遂以山東按察

僉事陞都憲奉勅鎮守河間適寇退城堞傾圮武備廢弛公至之日卽親巡視指授文武將吏方略使率士民量工興事曾未幾何卽城池樓櫓高峻完固武備大飭隱然有敵愾不可犯之形朝廷知其有能以居庸尤爲防遏保障之重鎮詔公徙居之旣而邊備大舉外警屏息遂命公巡撫山西察吏治得失以安方岳之民則又振揚風紀肅清庶僚不數年政舉民安山右稱治公旣連奉勅三治重鎮大藩積勞成疾乃曰使外寇內警少有未寧吾不敢以疾辭方今朝廷懋隆治政方內清寧四夷賓肅吾

在山右不可以無事養疾養祿自適安逸乃三上章以疾乞歸 朝廷輒勉留弗允今年冬輿疾至京師又上章力辭不可以任事 朝廷命太醫視疾久未平則又上章懇辭詔乃允所請俾歸養疾于故鄉江西之龍泉公既拜 命卽戒行有期余惟蕭公自爲御史僉憲時已著能聲旣而陞重臣任重事所至事業歷歷可紀其辭疾也又當 朝廷清明四方乂安之時不敢以疾自安其出處進退可謂賢遠于人矣雖然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畝之中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國愛民之心蕭公旣任重職荷 朝廷之

簡知今之去也尚當以古大臣自期雖養病丘園其
必旦夕拳拳以眷慕闕廷爲心以思濟生民爲念
不可以山水之佳爲可樂不可以休退之節爲可高
而遂相忘于斯世也矧公之聲實素已揚乎中而播
于外行見朝命又將有徵召之期著豐功偉績于
晚節者又可量乎哉是爲序

送王府尹致政序

天順元年春順天府尹王惟善上章引年乞歸上
允其請行有日其親友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許
道中合凡交游賦詩以贈之屬予序予惟少而學壯

而仕老而歸斯實古君子進退之大節惟善以篤實之資正大之學中永樂辛卯鄉榜初仕教職繼陞給事旋擢京尹敝歷內外者四十餘年矣迹其所至皆有治蹟其爲師也以古聖賢明體適用之學啓迪後進旦夕勤懇不倦士子被其教而登科甲歷仕途著聲譽磊落相望及居近侍封駁議論一出于公道蹇然有古名臣風京畿邦屬土地之廣軍民雜處之衆租賦徭役之繁劇而難治倍于方岳外府不可以千百計惟善能潔已率人循理爲政干謁之私一皆杜絕事脩于几席之上而人自得于千里之外令行吏

畏廢政不勞于文移之督責而自舉府中遂落然無
事雖古京尹有聲稱于載籍者殆無以過之惟善尤
謹難進易退之義自年未七十時已嘗上章求退至
七十累章乞歸 朝廷以其年雖老賢而有治才勉留者數四今
又力辭不已始拜俞允之命夫以惟善之少而學壯
而仕老而歸克全始終無纖毫之玷缺進退之大義
誠無愧于古君子矣雖然吐而仕將以有爲也老而
歸獨無所爲乎惟善居鄒魯之邦締姻孔氏飽聞聖
賢之遺風今之歸又將尋沂水之勝窮舞雩之樂以
詩書禮義之教薰醑其鄉閭之良子弟俾脩于家達

子邦出處進退皆以惟善爲法而能全古君子之大義則惟善雖老而歸猶有及人之功而其聲實之美著于當時垂之後世者爲何如哉是爲序

會試錄序

今 皇上膺 天命光復 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榘等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瑄臣原徃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

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切惟
爲治莫先于得賢養士必本于正學而正學者復其
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
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
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
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于復性往往
溺于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
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
視三代之賢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
養士之法始皆本于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于當時

而實有待于盛世洪惟 天眷 皇明 列聖相繼
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
朱復性之說爲本是以九十餘年溥海內外文教隆
洽士習粹然一出于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
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
文章取士然必根于義理能發明性之髓用者始預
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
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 朝廷正學教養之
恩旣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于 大廷益當
以明辭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 國以愛乎民

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于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
于前有垂于後顧不偉歟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記

游龍門記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于此爲大由東南麓穴岩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

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踈密交蔭皮榦蒼勁偃蹇
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
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
可木甃甃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
峰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
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
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
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大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
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峰東穿石崖橫豎施木
憑空爲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轆轤懸縑汲河憑欄

檻涼風飄瀟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
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
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踏步以渡谷
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
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
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
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
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
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肌不可久
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

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
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
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游者楊景端也

拙巢記

自七情熾而混沌鑿人之橫奔競驚者非私智無所
爲尚由是巧僞日滋而斯道日隱矣濂溪周元公擬
生南服悼末流之若茲一刮群巧作拙賦以見意當
時豪傑若程若張相與翕然尊尚之而斯道大明嗚
呼盛哉曹均表正世家河南沔池自少讀書卽有求
道之志遂卽關洛以上遡濂溪因以拙巢名其讀書

之室蓋取元公賦意以自勉也其後均名薦書典郡
鐸所至必以是扁其寓室以示不忘其初之志今年
秋均自蒲庠來河津因語余以名巢之意且屬余記
余謂頽乎順處不撓其初不汨其流使大本完而七
情節此衆所謂迂僻遲鈍而拙于事者也抑孰知順
事厥天不以小知害之而可以爲終身安宅也舞智
籠物騁詐軋人機變層出莫測端倪此衆所謂辯敏
僂捷而工于詐者也然詐窮智屈自嬰其弊又豈可
一朝安其身哉今曹均慕元公之學以拙名巢其可
謂能擇所處而知所戒者矣則其進道之心又曷有

窮極哉雖然余亦拙者徒也他日倘獲登均之巢尚
富關混沌以廣均之居室疏七情以通均之戶牖舉
酒相屬而誦元公之賦已而忘言相對身巢兩忘復
不知巧拙爲何物也是爲記

篤敬齋記

千戶楊公尚德作齋于居之側盛積古今書公退必
據几吟誦于中若將有志于古人之爲者因扁其額
曰篤敬蓋取聖賢脩己之要以自勵也間求記于余
余謂自七情肆而天理微九竅刑而人欲橫雖老生
宿儒專專于講誦者尚溺于語言文字不知主敬以

揀其弊况他乎哉楊公幸生天下太平之時包裹甲
兵之日乃能景慕賢聖以篤敬名齋其志誠足尚已
顧可無一言以告之邪蓋人之爲人其理有水火土
金水之神其體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其事有
五倫百行之備故內焉而敬不篤則心官昧而天理
亾外焉而敬不篤則衆欲攻而百骸肆內外胥失乎
敬則身心尚莫知所措况于應萬事哉此聖門爲教
必先乎此也至其所以用力之方內則惺然其心不
使有一塵之蔽外則肅乎其容不使有一骸之惰以
至接乎物則必主于一而無他適之擾如是而守之

以堅固持之以悠久則近而屋漏無所愧遠而天地
無所忤所謂七情肆而天理微者可以節而著九竅
邪而人欲橫者可以返而消內外遠近大小精粗融
朗周洽何往而非天理之流行哉今公之作是齋也
游于是息于是誠能不銜其名而必取其實復因余
言而力守之則其日益之效殆若積土爲山而不覺
其山之高浚源爲流而不覺其流之長其自得之妙
又有非言語所及者矣其尚勉之哉若夫齋之軒檻
可以觀青天而望白雲齋之几席可以琴清風而樽
素月則一舉目而得之矣茲不復云

友竹軒記

東王惟善先生分教開封之鄆陵卽其居之西僑
作堂爲藏脩之所環堂之外種竹數百竿每退自巽
序則必往游其間洞闢軒檻挹清風坐綠陰手披書
史心惟訓義顧瞻回復整肅身心以增益其所未行
而勉其所未至遂名其軒曰友竹因以俾余記余聞
君子之取友取其德也直者有以正吾之曲信者有
以實吾之身多聞者有以廣吾之狹陋是皆友之益
也苟其所取之不端則爲害可勝道哉昔孔子論直
諒多聞便柔佞給之損益正謂此也先生儒其中文

其外其平昔之所友固能知所去取矣今復以友竹名軒何耶蓋昔人既兼友古今之善士猶以爲未足又取草木之香潔秀異可愛者以寓其好若騷客之蘭陶潛之菊周子之蓮林逋之梅雖所取不同而各爲所適之志則一也况竹之爲物直而不曲勁而不澗而又鏘鳴風雨聲聞于遠有似乎直諫多聞之德以之爲友則耳目所接心志所適爲益其可一二數耶以是知先生之用心殆庶幾于古人而不違乎孔子之教矣雖然先生教有成績行將去此而教于天朝後之人有至是軒而聞先生之風者能因竹以

廣思是亦孔子之徒也

眞獨齋記

余少讀聖賢書竊有志于慎獨之學尚懼久而或怠也遂自稱曰慎獨子庶幾顧名思義永久不怠逮今三十七年矣而尚不克踐所稱余友周君秉忠分教單懷乃卽官舍東偏作小齋以居余間往焉秉忠顧曰吾之作是齋非欲自佚欲自脩也自脩之要誠莫先于慎獨今將取以名吾齋庶幾居處出入俯仰顧聽有所警發而勉所不逮然若與吾相好也更能爲我歷言其用力之要則所以警發我者豈不益有助

手余因蹙然愧曰余固嘗以是自稱矣然持之不力而名實多爽今且自責之不暇尚爲秉忠助哉雖然盛意不可拂請姑誦所聞蓋一心之理靜而無動而有在動靜有無之間曰幾凡天下之善惡皆原于此故曾子子思懇懇示人必曰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蓋卽所謂幾而慎者則所以謹乎是也故君子于幾之際必精必察果天理卽扶道而擴充之果人欲耶卽摧抑而遏絕之至于暗室屋漏獨居獨爲之間而不敢有自欺之心焉則內外隱顯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其或不能謹

乎是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也吾事之秘人所不知也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爲之而無害殊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秘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況既有是幾于中則必有是迹于外積之之久則微者著秘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掩其爲備已之累可勝言哉今秉忠以慎獨名齋其自備之心固已密矣又能以余之前所聞者爲勉以後所言者爲戒則他日所至必無愧于名齋之初心固非若余之少志于是而今尚不克踐所稱者之敢望也

養志堂記

往年余侍先君子宦游鄆陵始獲與柳生克新交聞
至其居則生之二親在焉生因謂余曰古人盤盂几
杖有銘有戒皆所以爲耳目脩德之助也吾二親幸
皆無恙自惟娛侍之禮或怠也我堂名揭之庶幾觸
乎目而警乎心余以爲孟子言養親之口體不若養
志遂請以養志名之旣而余忝科名別去二年今歲
冬復至鄆陵生復謂余曰疇昔子所以名堂而勗我
者甚厚更能爲我記其事以書于壁則勗我者不其
尤厚與余惟飲食衣服起居寢處凡竭力以事親者

皆所以養其口體也要不若養其心志爲大焉語曰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卽孟子所
謂養志也然親志未止此也行欲其脩言欲其謹文
學欲其進益道德欲其成就皆親之望其子者然也
生誠能因孟子之言而又深探親之所欲者朝夕悚
然以求副厥志則有人可幾而于斯堂之名無愧矣

河內縣清化鎮重脩孔子廟記

爰自百初鴻朴茫昧人物蚩蚩群遂雜處莫克相保
乃有聖人代起稍爲建制作法鋤蕪強梗扶植善柔
區釐群類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彙典明此三五

帝王有大造于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于無窮
若吾夫子生當周季風漓俗訛諸侯恣橫禮法大壞
變而芴之視古爲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群聖下開百
王刪定贊述脩復典禮以康靖我民彙于悠久其大
德大功高出千古蓋群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
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爲尤
盛也我 皇明平定四方甲兵旣偃文治誕興凡爲
國子民教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
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
事其所以致隆于夫子大功大德永永無極之意可

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
力脩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 國家
教化所及人心秉彜好德之發也河內縣直北三十
里曰清化鎮鎮之市北故有夫子廟不知創建始自
何時獨歷代廢復之由有石刻可見近年屋老瓦落
階廉頹仆樹木摧伐墻垣斷圯牧豎牛羊踐牧不禁
神不卽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洎某等相與勸財
僦工因遺址而脩築之始于某年某月成于某年某
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樹就封列宮
墻周聳庭宇遂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予以報祀瞻

企大慰有衆既而來求余辭將鑿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于祀典者不可尚已清化荒爾一鎮復何爲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鄉一鎮皆有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于教化豈不爲充廣歟向所謂鄉里士民有能脩復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彛好德之發也若清化士民所爲卽其事顧可謂一鎮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具慶堂記

余嘗爲鄂陵柳生克新記養志堂後三年生復以書

來言曰向所謂養志堂者記猶在壁不敢忘于之嘉
誨前年忝科名歸復得亢爽之地作一室爲二親娛
老之所旣成客有過之者以吾二親之俱安好也遂
以其慶福其額子誠不鄙願仍遺之言將朝夕視以
爲警余時居大憂志意荒耗不能卽爲之言後數月
生復以書來如前所謂而益堅余乃啣恤而爲之言
曰生何其幸哉何其幸哉人莫幸于逮事其親尤莫
幸于遂所以事之之願也世之人或怙恃早逝或存
沒不齊欲養無及或窘于家事欲養莫遂是皆孝子
之至戚也有得逮事其親不爲家事所窘而遂所以

事之之心豈非幸哉若柳生者其殆近是乎柳生自少卽能奮力于學遂一舉而與于鄉闈之選于時二親方無恙生乃退脩于家率其子弟力耕畝以具滷澆節寒溫朝夕躋于斯堂以娛養之或者以具慶名焉是誠足爲慶幸之全備者矣雖然人子事親之心曷有窮極生于定省之隙益當因其故學而推廣之期至于道脩德立則聲名不求而自彰爵祿不求而自至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其親則其慶幸豈不爲充大而斯堂之名亦可以永存于後矣生其勉之生其勉之余實終天抱戚人也因生之請重有感焉

遂書以遺之

具慶堂記

具慶堂者海昌沈仲安昆弟之所作以奉親也仲安昆弟七人皆有成人之道而二親尚皆安好無恙于是相率恪恭勤孝以供子職猶以二親之高年居室湫隘不足以安骸而頤神也遂更相與別構堂以居之堂之制棟宇簡易而宏廣深靜蕪隅莊峭而完堅雅潔軒檻洞闢而夏不知溽暑之蒸爍隩室邃曲而冬不覺嚴寒之淒冽每晨昏定省七子儼侍戶外遇良辰佳節則率諸婦孫羅拜階下已則更起爲壽愉

愉怡怡油油秩秩孝友之風充乎庭戶之內不知人間何樂可以易此也仲安昆弟以是樂之難遇也遂名其堂曰具慶盖取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之意以自慶也既而仲安以邑庠弟子員學明行脩登鄉薦中春官乙榜遂典教鄭之榮澤雖去家數千里而所爲具慶堂者未嘗不發于寤寐仲安雅與余好間以其堂之圖與詩文示余且求爲之記余遂爲書其作堂與所以名之之意以還之

絳州重脩廟學記

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者學校是已絳之學

在州治東北林木鬱鬱泉流映帶蓋絳之爲州得冀
域之勝而絳之學又得絳州之勝自我 皇明有天
下卽詔內外興學逮今垂六十餘年絳學雖舊規具
在而歷載旣久不能無敝缺不飭之處自常情視之
鮮不以爲迂且緩而若不切于事者殊不知絳之人
才盛衰風俗美惡胥由于此則郡之事最急而甚切
者宜莫先于學焉學有敝壞不葺任其責者顧可坐
視以就湮鬱而不理乎永樂十九年夏金華俞君道
英來正是學始至視講堂穿漏湫隘不可以居遂諮
郡守尚公志進諸生于庭合謀出俸資因前構而興

築之堂成視舊制深廣倍焉既又將易大成殿瓦楠之破朽者兩廡俱廢欲重作之時適有監察御史鎮江裴公憲副鳳陽郭公實巡歷是州而嚴其期而郡守撫寧姚公遂任其事兩廡既完乃墁治其壁姚公洎僚屬各以資命工繪從祀諸賢像于左右獨中外二門尚未完脩而適得今太守楊公貳守賈公視政之初卽徵工鳩材併力合作兩門以此俱復由是學之廟廡門堂完備益新宏邃偉麗有加于昔旣而俞君遂以預是役者歷以告余求爲之辭將鑿諸石以陷置堂壁余竊惟昔魯侯作頰宮而春秋不書者所

以大其事而不以爲勞也。今絳學之脩，俞公旣咨之，尚公而揭之于始。一時之名憲，臣能守倅，又皆繼成于後。諸生復始終盡心盡力，無懈于其間，皆可謂知所重且急而得古人興復之遺意矣。自茲以往，絳之人才日以盛，俗化日以美，而于國家之教得以紹敷永久而不墜者，未必不自于茲學也。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知所重云。

思親堂記

人之心不能無所思而思則又有邪正之分焉。此君子所以必慎其幾而詩所謂思無邪者此也。山東孫

君思齊氏以鄉貢士游太學簡拔中學官選遙來掌
永和之教念其二親高年懸隔山河不得朝夕省侍
也每退居宴室則必深致其思而不能已焉遂名其
室曰思親堂因求爲記余以謂人心旣不能無思思
所不當思人欲也思所當思天理也今孫君旣能恪
盡所職以致忠儘而又能思其二親不置其可謂思
得其正而有合于天理之公矣余想孫君之居斯堂
也覩春日之暄妍則思其親之坐春風而愛永日也
值夏景之燠熾則思其親之涼竹簟而納薰風也秋
高木落則思其親之逍遙自得而樂新涼之來歲華

既暮則思其親之擁爐曝日而却凝寒之逼朝而思其親之興夕而思其親之息四時朝暮之景雖不同而孫君之思無不觸景而興懷也其可謂善于思者雖然思之之久誠無不通孫君又將千里迎養吾見其二親怡然而來遂躋斯堂以思親之所爲奉親之所平日之思渙然消釋而遂承顏悅志之樂則孫君之心庶乎盡矣于是乎書

河津縣重脩廟學記

河津縣學在縣治東北其規模制度劖于前代興于國初然歷載久自廟廡神門以及堂齋庖厨率皆漸

至敝壞恭惟列聖相承篤意學校屢詔有司以時省脩毋俾廢弛然類多樂因循而務省約或有穿漏苟且易一椽完一瓦以度目前而已廣信韋君穎來教是庠視廟學日就敝壞大懼無以妥安神靈作興士類乃與司訓大名趙君鳳進諸生于庭而告之曰惟是朝夕游處于斯誦習先聖賢之德音以脩其身以及于人是皆聖朝崇重儒教之至意也今廟廡堂齋神門庖厨悉皆如是而乃坐視不理其將何以順揚休顯以永茲教事于無窮吾輩固欲與爾等謀之于衆大加脩復其各勉之于是諸生奔走經營諮之有

司而有司允其議謀之者庶而耆庶協其情捐俸出
資惟恐後時聚材而山木委積陶埴而瓦甍完堅工
人獻巧役夫展力由小而大由外而內先作學之兩
門次新神門次徙膳厨次作兩齋因而次之前爲步
廊後爲退室次新講堂獨大成殿兩廡居衆功之後
者蓋殿規宏高而廡宇悠長視諸功用力爲最次而
難是以作之尤慎而重也始于某年某月完于某年
某月工既訖功韋君將圖堅石刻其脩復月日并諸
助資相力者示于後遂推余以爲之辭余惟事有當
爲而爲之者爲是沮之者爲非况學校王政之大端

又事之當爲而不可緩焉者也而韋趙二君子乃能
協謀合志以完脩爲已任而一時之賢丈夫良吏民
又能樂于資助而無所齟齬其諸生復能思厥報稱
而始終盡心竭力無所懈怠皆可謂知所當爲而克
稱聖朝崇儒勸學之美意矣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
來者

禎槐堂記

洛城之東有槐鬱然于庭者進士子儀房君之居也
子儀爲洛之故家其先世皆有隱德蓄而未發至子
儀之先君子將營居室而木忽拆甲于庭視之則

槐也識者曰凡木之生必曠原深谷山巔水涯人迹所罕到者而後始得以遂其性否則必完根厚植易土深種而始克有以獲其生今房氏所居當市郭闐闐之間而朝夕之所游履既匪幽閑之地又非人力之勤氣化所難施雨露所難息而槐乃自生此必房氏德善所致爲異日子孫興盛之兆不誣矣于是其先君子因爲闌檻以護其周增水土以養其本自毫末而拱把而尋丈久則喬柯壯聳密葉四布逮今將三十年而子儀自校庠一舉而爲宣德紀元之鄉魁明年遂登第爲名進士及奉恩旨還家則見槐陰滿

庭于是徘徊瞻顧因思其累世積德之深先人封培之勤而已得蒙其庇蔭乃有今日之光榮遂扁其堂曰禎槐所以志不忘厥初也又明年春余赴京師道經于洛因獲登子儀之堂子儀指庭槐而語以故且求爲記余以謂凡德善之積無有不報但時之希濶踈遠有似乎落落而難信者及夫天定勝人則若合符契于左右手蓋無絲毫之爽焉昔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至其子曰大拜此蓋人以事而必之天也子儀之先君子未嘗手植是槐而有所期必而槐乃自生此蓋天以禎吉

之兆示諸人也究槐之生逮今將三十年而始克有
合如識者之言則所謂德善之報又豈終于希濶踈
遠而落落難信乎然則世之爲善者可以無怠矣子
儻年力方富而尤篤于進脩積德行義方自此始吾
意其先世爲善之報尚未已也請始書此于壁以俟

邵陽縣重脩廟學記

余嘗行天下登名山涉大川覽天地之高廻極萬物
之變化然後有以驗是道之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
初不以遠近而有間也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其流
行充塞于宇宙間亦豈有遠近之間哉昔吾夫子欲

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卽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而居夷之言非偶設也寶慶邵陽縣舊爲邵州在楚越之交去中國數千里百荒服之地歷世既久風氣漸開俗亦寔變至周元公以道學之倡爲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視舊學湫隘遂遷于資水之濱其釋奠祝文曰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觀其處地勢壘境

林木蒼鬱襟帶岡阜映帶激湍誠講學之佳所也當時學者既相與翕然從其教而流風遺澤更久不泯逮我皇明大崇儒教廣建內外學博取天下之俊秀以教育之于時縣令薛中克遵明命因元公所遷故址而增築廟學以新教化逮今六十餘年而殿廡堂齋神門漸至凋敝何永芳以進士來知縣事始至謁夫子廟庭視學舍如是大懼禮典弗飭教法墮弛遂委群材令甃工以時興脩之百廢以次俱完視兩齋卑陋復廣而大之又肖完夫子及配饗從祀諸賢像工既訖功乃進諸生于庭而告以務學脩己治人之

要由是士風一新詩書禮樂之教延及齊民余至其
邑人既交稱其政良而學官復請記其興學之事以
告來者余謂永芳不以邵陽僻遠而能欽服國家崇
學之美意景仰先哲之遺風作新斯學以興起士類
可謂知所務者矣因是以驗聖人天地之道充塞流
行于宇宙間者蓋莫知其所極也遂書此使刻之

退思亭記

辰之爲府當沅西之水會始之作城者因山水之高
下迂直而立板建堞城中之官署民居亦皆墜削土
石夷爲等級而立棟作屋焉分司得地勢高下三之

二却顧則連山茂林環其北前視則江南諸峰列峙
層出嵐靄林輝遠侵几席左右俯視則市衢屋瓦之
鱗比嵐影水光之澹灩皆可坐得其妙蓋辰墟一方
山水之勝而分司又得是府瞻望之美焉公堂之後
舊擴爲退息之亭亭之左右疏爲軒檻外則奇花異
木列秀交蔭入其中虛明洞達爽氣逼人或扁曰退
思蓋取孔子之言以爲我憲職勉也余因廣其意而
言曰凡我風紀君子其或衣繡持斧來蒞是邦亦旣
以臨見吏民聽政公堂矣及退而處于斯也當何而
致其思耶蓋必理有未明思以明之心有未正思以

正之賄源思所以防遏積蠹思所以刮磨聽獄思所以明慎用刑思所以平恤善人在下思以陟之貪暴賜張思以擊之忠誠思所以効竭惠澤思所以宣布是皆思之所當急而不可緩焉者也其或子女聲色思以樂之金貝珠玉思以攫之訴訟思所以顛倒是非法律思所以巧比條貫君子異已思以術而擯斥邪人附托思以計而援舉虛譽思所以暴揚隱隱思所以蓋覆是皆思之不可一日留于心者也思所當思則德脩職舉澤及生人而榮光將被于無窮焉思所不當思則壞法斲紀而蒙垢玷身者亦將有所不

兵是邑實生先生于里中金大安已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于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秀民之向學者或嗟嘆以爲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卽夫子宫墻東隙地營屋三間作先生像于中以時致祀旣而求記于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記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贅贊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

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者充然有得而退
其有補于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
俾無替于永祀云

永思堂記

余未二十而失怙未四十而失恃終天之思未嘗一
日忘于懷是非強然也盖出于天性之不能已也宣
德庚戌春再會永嘉陳君廷斌于沅州語及思親之
故若出一軌又非強合也盖出于人心之所同然也
既而陳君謂余曰吾家故有堂二親平昔所居也親
沒而名之曰永思今宦游四方則顧斯堂雖邈隔江

山而思之之切實發寤寐于幸得我一言異日倘得
便歸將書之壁以勗所思于無窮余曰君之思旣得
我心之同然者矣尚奚待言哉雖然人子于其親之
心志嗜好聲容動作真若常在耳目而思之不忘者
固如向之所云矣至若子之一身皆親之遺骸又能
愈加敬慎毫髮不損百行不虧以思無忝所生而有
以肖親之德後親之名則永思之道益無不備焉陳
君登臺爲才御史光賁泉壤會有期日所謂肖親楊
名以全所思者將不在于此乎請以是爲便歸之記
并以自勗終天之思云

拱北軒記

靖州憲署東偏之室有軒比向余名之曰拱北其比有崇岡却倚城堞觀閣周絡其巔林木蒼青嵐靄叅錯與夫空衢游雲飛鳥之往來爽氣清風之披拂朝夕晦明之變化開軒舉在目前可坐而挹也而皆不爲是蓋此去京師六七千里余來者僅三年仰慕闕廷固已恒在心目間居于是而瞻望悠然此余之所以名軒者然也且是州古爲荒服自列而爲郡漸被休明之化者久矣人亦孰不相與引領而環顧于內地哉是則人心之拱北者天下皆然又不特余心爲

然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余得其
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方闢是軒而瞻北辰于天上宣
德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南軒記

宣德五年冬余至辰之淑浦取縣志觀之名士足迹
既所不到百今題詠又所絕無盖湖北之窮邊下邑
也余特愛其四山攢拱衆溪經復風氣淳朴民物簡
少頗有古俗因留旬餘其憲署後堂東屋余憊其蔽
昧不彰遂闢去南壁易之以軒積久之蔽障豁然頗
開晝則日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

神內外融朗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爲小天地之爲大也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焉耳况心爲神明之舍爲此蔽昧者氣質人欲也去其蔽而開其暗其不在我者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且不敢獨私其明也遂書其事于軒端併以啓後之人

車廳記

河東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于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若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子淳乃瓦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樞

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
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窓致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
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于生事乃至乎
此旣而取右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
通融四骸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廣而屋之陋也
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
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戶
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
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
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于是作車牕記

眞齋記

君子苟得一言皆可以爲終身自脩之要太原郭彥璧初中南宮乙榜之同州分教時使道省其先大夫太守公于開封太守公勉之曰汝以少年得官加有師道之重其慎之彥璧旣拜受其教所至卽以慎齋揭其退脩之室今年秋彥璧與余會于京師因語其故且求爲之記余嘗觀慎之一義而諸經傳取用不同有謂慎厥身者有謂慎厥行者是皆卽可見之事而用力焉惟曾子子思慎獨之訓則欲人謹夫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卽周子所謂幾善惡而慎之

用力莫切于此焉彥璧得家庭一言之訓以名其齋
固將以爲終身自脩之要也又能歷取聖賢之訓擇
其尤切者以致其謹使此心之幾一發于純全之天
理而不流于夾雜之人欲則推之言行事物皆得其
慎功效之大殆未可量他日立身揚名光大其先大
夫之訓于無窮者未必不自于此云

歲脩室記

尺蠖之伸非屈不可君子致用非精義入神不可故
人之爲學非致力于靜一之中亦何以爲發用之本
乎齊安表廷璧氏自少有志于學因構室爲肄習之

地而扁曰藏脩及宦既達而猶不忘其故間以求予
爲之記予嘗觀君子之學發見于顯明之際者皆由
潛脩于幽閒之中室者人之私居而幽閒之地也廷
璧方其從事于學也游于斯息于斯其所脩爲何如
耶吾意其有圖書箴戒以脩于目有琴瑟詠歌以脩
于耳存養以脩其心之靜省察以脩其心之動至于
脩于今而于當世之務無不講脩于古而于事物之
變無不考凡藏而所脩者無一不致其極必知尺蠖
之極其屈精究義理以入于神然後爲藏脩之至也
廷璧用力于前者旣已然矣及其發而爲可見之行

措而爲當爲之事業以至忠乎君而愛乎民者皆求伸致用之事而出于歲脩之際廷璧其可謂篤于自脩而善于所推者矣是其善不可不書也于是乎言

慕萱堂記

萱忘憂草也樹之北堂見詠于詩蓋所以慰母氏之心也以故後世有慕其母者必因以名堂焉齊安廷璧早失其恃而獨見鞠于父既而名薦書入太駸駸乎有仕進之榮因念其母氏之沒養有弗克于是以慕萱名其所居之堂而寓悲思之心焉夫之誠孝固根于天性而不假于外物然外物觸

而動其中則于天性之發爲尤真故昔人有不
棄以思其親之嗜有瞻望白雲而思其親之居
觸物而興悲者况萱之所植每近于母氏之居
則萱固爲忘憂之物母沒則萱適足爲增悲之
廷璧以萱名堂者實所以發其天性之真而不
外物少之也今廷璧已階顯仕矣追想母氏平昔
居懸隔于數千里之外雖萱草之芬芳如昨而母
之容音邈然則廷璧端若是堂而感之深思之切誠
有涖臯之不能忘者矣雖然養志君子之所重也廷
璧誠能以顯揚母氏之心爲心必潔其身必脩其

他日受朝廷之寵錫偉然爲時之名臣而斯堂之名
因得以傳之永久則廷璧之母雖亾而有不亾者在
廷璧其勉之

趙城縣徙作縣治記

趙城爲平陽大邑舊治在城西南汾水上歷載旣久
其城爲水所北漸不可居宣德紀元蠡縣楊君瓚以
進士來知縣事顧瞻縣治若斯以謂非卽圖厥改作
而廳堂廡宇之屬更不數歲將悉圮爲洪淵矣遂且
其事請于朝報可旣下楊君乃相方于城之東北其
地負陰面陽高亢爽朗南北九十舉武東西八十舉

武厥旣得地則徙舊葢新陶埴而瓦甃聚鳩材而山木集徵工召徒計日興役作正廳作後堂作儀門作鼓樓作六房以至厩宇庫藏犴獄之類靡不具作始工于宣德八年九月十九日訖工于宣德九年三月初四日旣成屋以問計者得百有五十垣墉整肅棟宇宏邃不侈于前不儉于後高下大小悉中于度由是徙而居之人得所止物有所栖旣而楊君將刻其事于石而求辭于余余聞楊君子邑政之鉅細能盡心其間而凡廟學壇宇育材事神之所旣莫不完脩及興是役又能程功計日節財謹用事不愆素民不

告勞是皆可書也遂書其事使刻之俾知改作之所始

具慶堂記

具慶堂者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李公載所作也公載由科目致身風紀內綜憲維外按藩郡敷歷之蹟在人耳目既而二親皆以子貴顯受褒封命服在躬尤動閭里公載慶二親之高年而又得際盛世推息之奇遇遂作斯堂以奉之每退自憲署卽左右就養以盡愛日之誠間以屬余記余與公載爲同年進士知公載之爲人敏而達又獲拜其尊府仲儼先生于

家知先生之爲人儒而通以父之賢而有子似之是
宜德善之積繼繼一門其所以饗具慶之福荷寵錫
之光者夫豈偶然哉且余聞古語有曰德善日積雖
盛而非滿公載以強仕之年駸駸乎榮進之途其益
增脩所爲無怠吾見其一親年愈高慶愈隆而斯堂
之名愈顯矣

重慶堂記

孟子論三樂而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之首朱子
釋之以謂此人所深願今旣得之其樂可知然旣有
此樂且有大父母高年而重慶者其樂又何如哉涇

陽教諭楊生潤嘗從余學及登鄉舉中乙榜任今職到官乃闢一室扁曰重慶堂遂來迎其大父以就養且楊生大父母俱年近八十其父母皆年未耄老而康強有弟五人俱鴈行少壯所謂既有一樂而又有重慶之樂者楊生也誠爲世之所難得矣今其大父既就其來迎行將至涇陽所謂重慶者居之楊生娛侍左右奉觴獻壽而其僚友諸生亦將持酒來以爲慶其樂盖有不可勝言者矣然楊生他日又將迎其祖母父母諸弟侍行同會于斯堂之上則其樂又何如哉然孟子又言仰不愧俯不忤爲二樂得天下之

成已成人之道于以奉其大父母父母而皆安其子
之賢則重慶之樂殆可全矣其或俯仰不能無愧怍
教人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恐有弗能也楊
生因迎養以書來求重慶堂記遂書此以遺之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八